

## 第二章 伪满洲国的建立

### 一、汉奸的“独立运动”

#### 1 关东军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部和一部分右翼分子对武装占领我国东北之后，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问题，曾挖空心思作了种种设想。如在一九三一年的“形势判断”<sup>①</sup>中，曾提出了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三种形式：一是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而关东军参谋部就是抱着把东北直接变为“日本领土”的野心，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sup>②</sup>。

九月十九日，即在日军刚刚侵占沈阳的当天晚上，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就迫不及待地同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聚集在一起，密谋策划进一步吞并我国东北和拼凑傀儡政权的问题。石原莞尔提出了吞并我国东北并把它划入日本版图的主张，而建川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主张“消灭现有东北政权，树立以宣统皇帝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权，当为上策”。<sup>③</sup>这就说明了

①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日本みすず书房，1972年版，第161页。

② 岛田俊彦：《关东军》，第111页。

③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189页。

日本军部对中国东北问题是早有考虑的。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建川美次就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正式提出建立伪政权的问题。他明确主张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盟主”，建立“得到日本支持的政权”。两天后，即九月二十二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少将，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图，在沈阳旅馆一号室参谋长住处，召集板垣、土肥原、石原、片仓等商讨对策<sup>①</sup>。板垣在会上提的方案，与石原一样，即主张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土肥原提出了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的所谓“五族<sup>②</sup>共和国”方案；另外，还有建川已经提过的方案。经过研究之后，大家倾向建川的方案，炮制了一个所谓《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拼凑傀儡政权的第一个具体方案。

这个《方案》首先提出以溥仪为“元首”，建立所谓“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其次，这个“新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而“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要由日本“管理”；第三，“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第四，在“维持地方治安”的借口下，要利用下列东北各地的军阀拼凑傀儡政权：

熙洽（吉林地方）

张海鹏（洮、索地方）

汤玉麟（热河地方）

于芷山（东边道地方）

张景惠（哈尔滨地方）<sup>③</sup>

日本侵略者与上述军阀事先早有勾结，都被认为“属于宣统

① 《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189页；《满洲国史》总论第112—113页。

② “五族”即指汉、满、蒙、日、鲜等。

③ 日本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第85页。

帝一派”。<sup>①</sup>其中只有汤玉麟后来并没有被拉拢过去，仍然属于张学良的部下，其余都为了保持地盘与个人权势，甘心当了卖国贼。

在这个“方案”出笼的当天下午，关东军就派出人马，四出活动。首先，由板垣去策动张景惠，并派今田新太郎等去策动熙洽和张海鹏。此外，又派大矢进计去策动于芷山，还向天津日军司令官发出电报，让他“保护”住在日本租界的溥仪等人，以待劫往东北。

建川的主张反映了日本军部决定的在中国东北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即建立傀儡政权、培植亲日的汉奸势力作为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他们这样做也是妄图利用傀儡这块遮羞布来掩饰他们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疯狂的军事进攻的同时，加紧拼凑傀儡政权。日本军部的首脑、“满铁”的头目和关东军的高级参谋频繁往来于东京和沈阳之间，接二连三地召开会议，进行密谋策划。

九月二十八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桥本虎之助从日本来到沈阳，向关东军参谋部了解建立“新政权”的情况，表示“疏通意志，在可能范围内提供侧面的援助”。同时，他还传达了陆军大臣、参谋总长的指示，说明“不扩大事态”只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并不妨碍在军事上、向需要占据的地点扩张。<sup>②</sup>这实际上等于鼓励关东军在东北的侵略。

关东军根据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推荐，起用了满铁调查课松本侠为国际法顾问，又起用日本外务省“嘱托”驹井德三为财政顾问，研究和炮制建立“新政权”的具体方案和各项殖民政策。

<sup>①</sup> “宣统帝”即指溥仪而言，因他是清朝末代皇帝，年号宣统。

<sup>②</sup> 参考《现代史资料》7，第195页；《满洲国史》总论，第113页。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松木侠与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炮制了一份《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sup>①</sup>。这份《草案》在开头虽然罗列了“内则尊重民意”等骗人词句，但实际上是由日本帝国主义控制“新国家”的国防和外交的实权。《草案》规定：关东军成为“新国家”的国防军，而那些“仅为维持治安而在各要地驻扎”的若干伪军，也必须设有日本“军事顾问”；在外交方面，“批准条约时，必须得到〔日本〕帝国顾问（名义上顾问，实质上有权利）的同意为条件”。<sup>②</sup>另外，“在各种政治机关中，也派有帝国的顾问，给予实权，以便指导和监督”<sup>③</sup>，又在“整理税制”、“谋求资源开发”的名义下，企图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掠夺东北经济资源。《草案》中还特别规定，“希望和日本之间的进出口均为免税”，<sup>④</sup>以便日本在中国东北扩大市场和掠夺原料。虽然这只是一个《草案》，但却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确立殖民统治的意图。后来，又经过关东军、陆军省、青年联盟以及大雄峰会等多方策划，曾提出来各种各样的设想，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想控制“新政权”的军事、外交、交通的实权，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一点，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说得最为露骨，他说，为了建立“新政权”，必须做到下列三点：“（一）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裂出来；（二）将满蒙统一在一起；（三）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而实质上要掌握在我们手里”<sup>⑤</sup>。这几句话完全道破了“新政权”是个傀儡政权的实质。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提

① 日本《现代史资料》7，第228—229页。

② 同上书。

③ 同上书。

④ 同上书，第228—229页。

⑤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附卷，资料篇，第134—135页。

出一个《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表面上说是“自由”，实际上是强调：日本侵略者不是作为顾问参与政治，而是要作为“新国家”的“直接构成分子”<sup>①</sup>，以控制傀儡政权。更值得注意的是，即日本侵略者妄图把“新国家”变为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永久或半永久性的农业国”。如在久保田中一提出的《方案》<sup>②</sup>中，就认为中国东北“主要成分是汉、满、蒙、鲜各民族，他们大体是以经营农牧业为生，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应当是农业国，这是毋庸置疑的。从理论上，农业国有变成工商业国家即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倾向。但根据需要或通过某种势力阻止上述的自然倾向，使之成为永久或半永久性的农业国而持续存在，这也决不是不可能的。”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通过傀儡政权压制中国东北的工商业发展，使其永久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农业附庸国。

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同关东军相勾结，积极参与侵略我国东北、策划伪政权的罪恶活动。十月上旬，他在去东京之前，曾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会谈，并听取参谋们的意见。参谋们希望内田去东京时，帮助解决建立伪政权的问题。于是，内田亲自跑回东京进行游说和策划。满铁还派出大批社员到关东军各部门和“自治指导部”等伪机构充任拼凑伪政权的骨干。

一九三一年底，关东军与满铁勾结在一起，设立了关东军统治部（即后来的特务部），加紧策划傀儡政权，炮制各项殖民政策。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即关东军占领锦州的第三天，板垣带着关东军司令官给他的指示，回到东京，向日本政府汇报。关东军司令官明确认为，利用“中国人自己从内部分离出来”，成立一

① 日本绪方贞子：《满洲事变及其政策的形成过程》，第208页。

② 日本《现代史资料》11，第557页。

个傀儡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板垣在东京破格受到日本天皇裕仁的召见。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炮制了一个所谓《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sup>①</sup>，其中规定东北要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要受日本的控制。为了加强日本在满蒙的政治势力，必须在这个“国家”的“政治机构中扶植日本人势力，由日本人参与其中央和地方行政。”“日本在当地的政策由关东军执行”。其中还规定，务使中国政府放弃一切对“满蒙”的主张，如中国提出这类问题，则极力加以拖延。如一旦进行直接交涉，就以“二十一条”和其他协定相要挟，并要求杜绝排日和抵制日货的行动。如果中国不答应这个要求，就要采取必要的有效的措施。<sup>②</sup>一个星期后，板垣捧着日本天皇的敕语，带着这份《纲要》回到沈阳。从此以后，关东军依据日本政府的旨意，加紧导演建立所谓“独立国家”的傀儡戏。

## 2 汉奸的“独立”

日本帝国主义认为，玩弄所谓“自治”、“独立”的花招，用中国人自己从中国内部进行分离，既不违背国际规约的精神，又能达到“避名取实”的目的。为此，他们一边疯狂进行武装占领，一边设计“方案”，并对东北各地汉奸积极开展收买和策动工作。首先指使原东北地方军阀张景惠、熙洽、张海鹏、于芷山等一小撮卖国贼，宣布“独立”，从中国内部分离出来，为制造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做准备。

赵欣伯充当奉天伪市长

沈阳既是辽宁省政府的所在地，又是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

<sup>①②</sup>日本《现代史资料》7，第342—344页。

当时人口约有四十多万，其中日侨有两万多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借口保护“侨民生命财产”，“维持治安”，开始进行夺权活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本庄繁任命土肥原为市长（当时改名为奉天市），其他重要头目也由日本人充当，如市秘书长为富村顺一，总务课长为庵谷忱，警察课长为鹤岗永大郎，财政课长为三谷末次郎等。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土肥原在沈阳市政府召集重要官员会议，举行所谓“奉天城市政成立会的仪式”，原中国市长李德新被迫于当天下午三点办理移交手续，中国官吏被赶出机关，实现了日本军管辖下的所谓“军政”统治。

但是，日本陆军中央部感到由日本人赤膊上阵，实行“军政”，未免过于露骨，所以发来训令说：“关东军直接实行军政不够妥当，关于地方行政只应做到维持治安的程度”。<sup>①</sup>因此，关东军不得不让土肥原下台，而把豢养多年的汉奸赵欣伯<sup>②</sup>拉出来，充当伪奉天市长，并起用卖国贼袁金铠和老牌汉奸于冲汉等，出来组织“地方自治维持会”、“四民维持会”以及“绅民时局解决方案讨论会”等，拉开了傀儡登场的丑剧序幕。

十月十五日，土肥原离职，另派几名日本顾问进行监管。赵欣伯甘心作傀儡，向本庄繁大献殷勤，为之计划如何夺取权利，如何树立“新政权”，深得本庄繁的信任。关东军通过他大抓实权，把警务、教育、电灯、电报、电话、图书馆及救济院的权力，都收归伪市政府。伪市政府设立秘书、总务、财政、行政、工务、警政、教育、电务等八大处。赵欣伯与日本顾问还拟订了伪“辽

<sup>①</sup> 《片仓衷回忆的满洲国》，第92页。

<sup>②</sup> 赵欣伯原是张作霖的法律顾问，北京外交部条约修改委员会的委员，早与日本侵略者勾结。

宁省城市政公所暂行编制大纲”，罗列了十几条，把他替日本侵略者所抓到的权利都规定在内，又把市政管辖范围扩大到大东区。赵欣伯终日奔走于日本军阀之门，卖力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效劳。

这个汉奸当了走狗，不以为耻，反而为自己辩护，胡说什么：“现在国内都说我作官卖国，他们都将官看得太重了，以为作官就是发财，不知道现在简直使我们事务加重了。至于卖国不卖国，不是在手段与程序上，我们要看结果。……”这种官迷心窍、志得意满而恬不知耻的民族败类，说这些自欺欺人的鬼话，丝毫也掩盖不了他配合关东军建立伪市政权、当上伪市长的卖国求荣的汉奸行为。

#### 辽宁省地方维持会的成立

赵欣伯充当伪市长之前，就追随关东军积极拼凑省“地方维持会”等傀儡组织。他亲自策动袁金铠出马，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成立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袁金铠充当委员长，李友兰、丁鉴修、孙祖昌、张成箕、金梁、佟兆元充当委员（李友兰、佟兆元先后声明退出）。

九月二十五日，就以这个伪组织的名义，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提出“请愿书”，请求不要撤兵，维持秩序。<sup>①</sup>同时，他们还通过了《地方维持委员会简章》，并张贴布告，宣称这个组织“专为维持地方秩序，所有金融商业诸事照常，并设警察自卫担任治安”等等。可是，这些许诺都是假的，这个傀儡组织成立后，地方秩序依然混乱，金融商业也没有恢复原状。

关东军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借口，又指使“维持会”的各委员，策划成立“独立政府”，并与中国政府断绝关系。于是，在

<sup>①</sup> 参考《满洲国史》总论，第121页。



九月二十六日，把“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一变而为“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暂先代行省政府的职能。关东军派了几名日本顾问参加这个组织，并正式推荐金井章次为首席顾问，以便从中操纵和控制。这个组织所谓“维持”的范围，也不以沈阳为限，其势力已达到“满铁”沿线的各县。尽管有的汉奸说：这是“一种临时机关”，借以掩人耳目，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它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准备成立伪辽宁省政府创造条件的。

关东军发现仅靠这个组织，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又指使阚朝玺、赵欣伯等先后拼凑“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sup>①</sup>和“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策讨论会”，为其进一步拼凑整个东北傀儡政权大造舆论。他们在关东军的操纵下，暗中活动，不遗余力。阚朝玺是个久不得志的失意政客，赵欣伯自杨宇霆被杀后，也无活动机会。这次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他们仿照汉奸熙洽在吉林的做法，在九月二十八日，与“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一起，发表了一个所谓“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张学良政权，建立什么“新独立政权”。实际上，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这一小撮汉奸之嘴，否认国民党中央，否认被迫迁移锦州的辽宁省政府，拼凑脱离中国而在日军控制下的“新政权”。

虽然赵欣伯等要尽了鬼蜮伎俩，仍不能满足关东军的要求。十月十五日，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土肥原以及片仓衷等商讨“改革”市政和省政问题，结果认为仍保存“维持委员会”的名称，先从基层开始进行所谓“改革”，成立财政、实业、司法等各厅，以便加紧抓权，进行掠夺和镇压。因此，关东军一面先后威逼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恢复开业，一面又派翁恩裕充当伪财政厅长、高毓衡充当伪实业厅长，先抓两厅的权力。翁于十月十九

<sup>①</sup> “四民”即指商、工、农、学而言。

日和日本顾问一起到厅就职，随即发出布告，声明“本厅长系受地方维持委员会委托，与旧政权者概无关系，所有各县署，各税局，嗣后收款，均解本厅，不准私自解交有旧政权者。倘敢故违，实行严办”。可见，翁的傀儡任务，就是收税，而且不准送给锦州的张学良政权，专供日本侵略者享用。十月二十一日，高毓衡到伪实业厅就职，任务是替日本侵略者攫取辽宁省的矿权。“地方维持委员会”虽然对外宣传是属于沈阳市民“维持地方”的机关，可是其活动早已越出沈阳地方范围。

关东军急于要拼凑“辽宁省政府”，但袁金铠还有顾虑，踌躇不前。当时，“地方维持委员会”的所谓“威令”，也没有达到辽宁的五十八个县。为此，关东军派守田福松<sup>①</sup>于十一月一日暗中到辽阳访问老牌汉奸于冲汉，探视他的健康状况，判断他有无出马的可能，同时还向他说明“九·一八”事变后的沈阳情况，劝诱于冲汉能够出来收拾时局。

原来，关东军为了侵略东北，早就豢养一批汉奸，打入张作霖军阀的统治集团内部，为其提供情报，帮助他们谋求权益。如于冲汉、袁金铠、张景惠、张海鹏、熙洽等东北军阀和官僚，都与关东军有密切联系，相互勾结，而于冲汉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

早在日俄战争时，于冲汉就是因为给日军刺探了很多俄军的情报，获得了日军授给的勋章，成为日本驻“满洲军司令部”的高级特务。后来，他仍继续给关东军和满铁效劳，曾帮助“满铁”夺取中国东北的铁矿资源。当创办鞍山钢厂时，于冲汉以同“满铁”合办的形式，盗卖国土资源，开设了“振兴铁矿公司”。他还乘机当了张作霖的“得力谋士”，凡与日本的重要交涉，都要

<sup>①</sup> 守田福松是奉天日侨团长、大东医院院长，与于冲汉有勾结。

经他的手，被视为“奉天文治派的三巨头”<sup>①</sup>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虽被确定为“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但他因病休养，没有到任。这次，经过守田福松的策动，他决心出马，再继续干叛国投敌的勾当。十一月三日，他到沈阳后，本庄繁向他面授机宜。这时，他谈了八条卖国主义的“政见”<sup>②</sup>，得到本庄繁的称赞。他说：为了贯彻“绝对保境安民主义”，必须与中国政府“断绝关系”，建立所谓“新独立国家”，必须实行“不养兵主义”，即是废除军队而“委任”日本军队负担国防事务。总之，他同日本侵略者唱的是一个调子，走的是一条路，但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仆。

第二天，于冲汉便偕同袁金铠同往关东军司令部，本庄繁殷勤招待，恭维备至，并极力吹捧袁金铠“为当代元老，名满东瀛。”<sup>③</sup>然后，本庄繁就谈到建立伪省政权问题，应当马上“恢复省政府，以利政权之行使，省长一席，必得请君担任，绝不得有违帝国军令，致于不便。”<sup>④</sup>袁金铠当时有所顾虑，表示推辞，没有答应，后来由于于冲汉从中进行恐吓和怂恿，袁金铠终于受本庄繁之命改组省府，在十一月七日，将“地方维持委员会”迁入省政府院内，成为变相的省政府，设秘书处，分四科十六股，以代行省政府职权。然后，关东军即假借该组织名义“布告安民”，其中有“与张氏旧政权及国民政府均断绝关系”<sup>⑤</sup>一句话，是关东军硬加进去的。

自从“维持会”迁至省政府院内，虽然名义上仍然为“维持

---

① 他与王永江、袁金铠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视为“文治派三巨头”，其实是汉奸。

② 日本《现代史资料》11，第563—570页。

③ 何新吾：《东北现状》，第144页。

④ 同上书。

⑤ 同上书。

会”，事实上等于省政府，大权完全掌握在日本顾问手里。他们通过这个组织，强收苛捐杂税，并以三十万元充作日本侵略军的军费。至此，关东军竟利用“地方维持委员会”的名义，为所欲为，横行无阻。从十一月二十日起，把辽宁省的称呼改为奉天省。

后来，袁金铠为了表白自己，说什么“遭此事变，似少妇守节，忽遇暴汉，虽挣扎不过，亦当作有限度的牺牲。戴花抹粉，犹可委屈一时，惟强逼奸宿，则誓死不从。”<sup>①</sup>袁金铠本来已做了政治婊子，还想立贞节牌坊，他被日本侵略者所诱使，根本没有守住民族气节，反倒投敌变节，当了傀儡。十一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召开所谓“政权有归”的庆祝大会时，就是利用以袁金铠为首的“地方维持委员会”的名义，高喊日本帝国主义“万岁”的。

#### 熙洽抢先在吉林宣布独立

吉林的情况与辽宁有所不同，没有经过“地方维持会”的阶段，而是由关东军命令熙洽直接建立伪吉林省政府的。

熙洽是满洲旗人（正蓝旗人），姓爱新觉罗，是个“闲散皇族”。同时，他还是搞清朝复辟运动的宗社党一派的巨头之一。

“九·一八”事变当时，他不但拒绝由沈阳撤退的东北军第七旅进入吉林境界，并且一枪未放，拱手让出吉林。他准备借日军的力量，恢复清朝。曾发誓说：“……为恢复清朝的统治，就是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就是这样一个复辟派人物，却混进张作霖军阀政府的要害部门。在“九·一八”当时和以后，更作了充分表演，在从事叛国活动上属他卖力，在傀儡中又是一个带头羊。

日军侵占吉林以后的第二天，即九月二十二日，板垣特派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副官今田大尉来到吉林，同日本特务机关长大迫、

<sup>①</sup> 《东北沦陷纪实》，第157页。

日本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商谈，叫熙洽首先出马组织所谓省的“新政府”。<sup>①</sup>与此同时，板垣又把汉奸罗振玉<sup>②</sup>召到沈阳进行密谈，派他于九月二十三日晚到吉林，劝说熙洽立即宣布“独立”。<sup>③</sup>

经过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的密谋策划，熙洽于九月二十六日把原有军、政两个机关合并为一，改称为吉林省长官公署，由熙洽自任长官，统辖吉林省的军、民两政。熙洽召集他的亲信、原军政两署的秘书张燕卿<sup>④</sup>、荣孟枚<sup>⑤</sup>两人，草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十条，规定伪长官总揽吉林省军民两政的最高权力，并在伪长官公署之下，设置军政、民政、财政、实业、教育各厅和警务处。九月二十八日，在日本侵略者的指导与监视下，由熙洽召集吉林省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开会，会上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组织大纲，并发表声明：脱离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的关系，抢先在东北宣告“独立”。

熙洽以伪长官的命令，任免一批官吏。凡是张学良时代所用的重要官吏，多半因日方反对，相继罢免，而被任用的都是一批利欲薰心，寡廉鲜耻的大小汉奸。

#### 伪吉林省政府官吏名单

|           |       |
|-----------|-------|
| 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 | 熙 洽   |
| 军 政 厅 长   | 郭 恩 霖 |
| 民 政 厅 长   | 王 惕   |
| 财 政 厅 长   | 孙 其 昌 |

① 日本片仓衷：《片仓衷回忆的满洲国》，第58—59页。

② 罗振玉在清朝末年做到学部参事。他在投靠日本进行复辟活动方面，是个最卖力气的汉奸。

③ 《片仓衷回忆的满洲国》，第58—59页。

④ 清朝张之洞的第十子，由日本学院毕业。

⑤ 满洲旗人，自封为关东第二才子。

|           |       |
|-----------|-------|
| 教 育 厅 长   | 荣 孟 枚 |
| 实 业 厅 长   | 张 燕 卿 |
| 长官公署秘书长   | 李 铭 书 |
| 长官公署机要秘书  | 金 名 世 |
| 吉林省警务处长   | 修 长 余 |
| 吉林省城警备司令  | 齐 知 政 |
| 吉林省交涉署长   | 谢 介 石 |
| 吉林省“剿匪”司令 | 于 琛 漱 |

此外，熙洽还特意把搞复辟活动的宗社党同伙、住在大连的肃亲王善耆第七子金璧东叫来，任命做伪长春市政筹备处长兼吉长铁路、吉敦铁路局长。就是这样一伙民族败类，甘心追随熙洽，供敌人驱使，充当傀儡，而实权却操纵在日本顾问手里。

#### 日 本 顾 问 名 单<sup>①</sup>

|             |                    |
|-------------|--------------------|
| 吉林省长官公署军事顾问 | 大 迫 通 贞            |
| 长官公署顾问      | 浜 田 有 一<br>三 桥 政 明 |
| 民政厅顾问       | 花 田 孙 平            |
| 财政厅顾问       | 宇 山 兵 士            |
| 实业厅顾问       | 饭 泽 重 一            |
| 教育厅顾问       | 桥 口 勇 九 郎          |

需要提出的，象熙洽这样的大汉奸，尽管采取各种手段，向日本侵略者献媚取宠，但他的活动也要受日兵监视。就连熙洽的就职仪式，也要在日本警备司令坪井的监视下进行。

熙洽就任伪长官后，面临的问题是财政经费十分困难，省库贮存几乎被侵略者抢劫殆尽，各机关的活动经费需要向人民搜

<sup>①</sup> 参考《满洲国史》总论，第178页。

刮。每月还要供给日军大批军饷，稍不如意，就要遭到申斥，弄得熙洽十分狼狈。熙洽以伪长官的名义，通知全省四十三个县，今后要执行他的命令，一切收入，都要上缴给伪吉林省国库。但在当时，只有围绕省城附近各县以及延边一带的县份，因慑于关东军的强暴势力，不能不表示服从，其余各县有的服从抗日军李杜的命令，有的持观望态度。据统计，服从伪政权的只有十个县，服从李杜命令的有十个县，其他保持中立。

原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接受张学良的命令，于十一月十二日在哈尔滨附近的宾县成立了吉林省政府，并得到冯占海、李杜等抗日部队的支持，与熙洽的伪政权对峙。诚允代理省主席，努力收拾残局，克服种种困难，锐意图新，减轻人民负担，重视教育，广集人材，因而取得很大效果。未到一个月，在全省四十三个县中恢复了二十八个县的管辖权，使得破碎山河，闪出一线光辉。诚允不畏艰难、抗日救国的劲节高风，与熙洽的叛国投敌、众叛亲离的情况相对照，越发使熙洽坐卧不安，所以在十二月中旬他发出通电，致吉林各地军官，巧自掩饰，劝人服从，措词极其荒唐可笑。

#### 张景惠在哈尔滨拼凑治安维持会

关东军侵占沈阳、吉林两个主要城市以后，因惧怕引起国际争端，未敢立即越过长春北犯，但却利用张景惠、张海鹏和熙洽等汉奸作为走卒，谋求和掌握黑龙江和哈尔滨的政权。前边已经谈过，板垣曾秘密策动张景惠迅速返回哈尔滨宣布“自治”，又派今田新太郎赴洮南，与“满铁所长”<sup>①</sup>河野取得联系，劝诱张海鹏宣布“独立”。张海鹏秘密迎接了关东军的代表，于十月一日在洮南宣布“独立”，自称“边防保安司令”。

当时，哈尔滨是作为中东铁路沿线的大城市而从吉林省独立

<sup>①</sup> 是日本特务组织一个据点的负责人。

出来成为“东省特别区”的。在哈尔滨特别区，除护路军外，没有其他军队。九月二十三日午后一时半，张景惠自沈阳返回哈尔滨后，即暗中策划在哈尔滨宣布“独立”。但因当时哈市人民抗日情绪激昂，马占山部队的抗日活动也进行得很顺利，张景惠手中没有兵力，因此他不敢露出汉奸真面目，而是用欺骗手段，先于九月二十七日午后三时，宣布组织东省特别区的“治安维持会”，张景惠自任会长，丁超<sup>①</sup>、王瑞华<sup>②</sup>等各机关首领为委员。然后，又于九月三十日借口维持地方治安，宣布招募伪特区警备队（三千多人），暗中扩充武装。一般不了解真相的群众，以为建立警备队是为了抗日，可是没料想到枪支竟由日方供给，于是议论纷纷，互相传递消息，激起众怒，闹得满城风雨，讨逆抗日的声浪也随之高涨起来。

张景惠为了平息众怒，急忙于十月六日发表布告，以掩耳盗铃的手法，进行掩饰，胡说什么为了“保卫地方安全起见，特添警备队二千名，购备枪支，加紧训练。在平时无事之时，一切维持秩序及防止宵小事宜，仍由警察照旧办理。遇有事故，则调遣警备队分段出巡，以为临时之警戒。是此项警备队，完全为补助警察而设，于地方治安，实有莫大之裨益。诚恐外间不明真相，多所疑虑，以讹传讹，淆乱是非，特将此意布告通知”。这种欺骗性的布告，掩盖不住张景惠叛国投敌的狐狸尾巴。特区警备队的筹建，明为维持治安，实则在日军指挥之下，为实现叛国阴谋而作准备，尤其他任命于镜涛等主要汉奸分子统辖警备队，已暴露出其投敌的奸心。

张景惠表面上装作维持治安，暗中却放任日本特务进行阴谋

① 丁超当时任滨江镇守使、护路军长绥司令。

② 王瑞华当时任特别区警务处长，后当了汉奸。



活动，使关东军无北顾之忧，得以西进攻打锦州。但是，直到一九三二年初，张景惠才敢公开发表“独立宣言”，与张学良断绝关系。

#### 于芷山自任东边道保安总司令

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管辖辽宁东边一带二十三个县，镇守使公署设在山城镇，这是沈海路（沈阳——海龙）与吉海路（吉林——海龙）的交通中枢。

于芷山手下拥有四千多名军队，实力可算雄厚，又加上东边道一带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是易守不易攻的军事要地。所以，日本侵略者虽然能于二、三天内侵占“满铁”沿线各重镇，但想以武力直接威胁东边道各地，并不那么容易。

王以哲所属的第七旅六千多人，从北大营撤退到山城镇时，于芷山竟不愿容纳，只是拿出五万元钱和六千套服装，送给第七旅官兵，打发他们走。第七旅官兵只得留下一些武器，冒险绕过辽西，开进关内。

因为于芷山早就与张海鹏、张景惠有密切联系，被视为“满蒙独立派。”“九·一八”事变后，他先是采取观望态度，所以当关东军派大矢进计到山城镇来拉拢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后来，由于日本侵略者用武力进行威胁，一九三一年十月五日，于芷山就与日本岛本第二大队签订了誓约，答应负责保护东边道境内“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十月十五日，在日本侵略者的利诱下，于芷山摇身一变，自称伪东边道保安总司令，当了汉奸。

#### 内蒙古的“独立运动”

早在一九一六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就曾策动蒙匪巴布扎布搞所谓“独立”，结果以失败而告终。“九·一八”事变前，他们又唆使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在所谓“继承亡父遗志”的旗号下，继续进行秘密活动。

甘珠尔扎布既同日本极右团体黑龙会等有密切的来往，又同日本军部、关东军参谋部的法西斯军官秘密勾结，策划所谓“蒙古独立”。

“九·一八”事变时，他们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在科左后旗和科左中旗成立伪“内蒙古自治军”，其“主要目的是勾结关东军，凭借其帮助组织军队，脱离祖国而独立”。<sup>①</sup>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六天，即九月二十三日，甘珠尔扎布等急忙到沈阳，见了本庄繁和板垣，要求发给枪炮弹药<sup>②</sup>。板垣知道了他们的阴谋计划后，即答应给步枪三千支、子弹六十万发，这些都是中国沈阳兵工厂制造的。其实，当时他们没有拟定“蒙古独立”的具体计划，只有一个所谓“蒙古独立军”计划。

甘珠尔扎布虽然自封为“蒙古独立军”司令，但手下没有一个兵，不得不一面拉拢东科后旗统领包善一和东科中旗的韩色旺，一面又与盘踞在通辽一带的土匪天红、高山等取得联系，诱使他们入伙。关东军司令部特意派来一名日本顾问，名叫和田劲，是退伍中尉、早在沈阳从事特务活动的日本浪人。关东军司令部还指定臭名远扬的大特务甘粕正彦担当联系人。

甘珠尔扎布要来了武器，因为手下没有兵，只靠在沈阳聚集的三、四十个蒙古青年学生，根本不起多大作用，甚至无法领运武器。这时，包善一手下只有二百多名士兵，韩色旺招募了二百多名土匪。所谓“蒙古独立军”就是这样一伙乌合之众。

包善一和韩色旺只是想借机捞一把，没有搞“蒙古独立”的意思。他们既怕日本撤兵，又怕丢失自己的大量财产，所以对日本侵略者也好，对中国军队也好，都是善于逢迎，耍两面手法，看风使舵，犹豫不定，不受甘珠尔扎布这个总司令的调动。

① 正珠尔扎布：《伪内蒙古自治军始末》一文。

② 《片仓衷回忆的满洲国》，第83页。

甘珠尔扎布无可奈何，只得重新改编，将“蒙古独立军”改名为“蒙古自治军”，将总司令兼第一军司令的职衔让给包善一，第二军司令的职衔让给韩色旺，甘珠尔扎布自任第三军司令兼总参谋长，临时召集土匪，凑数顶名，号称一万人，实际是个空架子，由于纪律紊乱，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灾难。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三日，甘珠尔扎布决定亲自率领他的第三军（实际上是土匪高山的队伍）五百名，让其他各军配合，进攻通辽县城，结果被张学良东北军第三旅打败。第三旅旅长在通电中说：“击毙蒙匪二百多人，获得步枪数十支”<sup>①</sup>。日本军事顾问和田劲觉得丢脸，他“气忿忿地跑回沈阳报告关东军司令部，说内蒙古自治军完蛋了，什么也不是，都是些土匪，非讨伐不可。他不再当顾问了，……。”<sup>②</sup>关东军司令部不得不又另派一名特务、即退伍的大佐松井清助，去充当“内蒙古自治军”的顾问，这群乌合之众，怎么“顾问”也整顿不起来，松井清助后来被打死，“内蒙古自治军”终以失败而垮台。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说的“独立运动”，就是用关东军的刺刀，威逼利诱熙洽、袁金铠等汉奸，总算让辽、吉两省宣布“独立”，脱离了张学良政权，而吉林省则更进一步，拼凑起省一级的伪政权。但仍有广大地区，特别是县一级的政权，还没有夺到他们手里。因此，象辽宁省维持会所发布的政令几乎不能越出省城附近各县；吉林省的熙洽虽然通令全省各县服从他的命令，但除了日军势力所达到的省城附近和延边少数几个县外，他的通令等于一纸空文。因此，日本侵略者为了筹备建立伪满洲国，必须再加紧拼凑县一级的伪政权，而“自治指导部”这个机构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① 见东北军第三旅旅长张树森的电文。

② 正珠尔扎布：《伪内蒙古自治军始末》。

### 3 “自治指导部”

关东军参谋部认为，只控制省一级政权还不够，必须把所谓“自治运动”扩展到县，进而控制县一级的政权。于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正式设立了一个机构，叫“自治指导部”，其任务就是监督和指导各县行政，拼凑县一级政权，侦察人心动向，防止“反逆行为”，进行所谓“宣抚”工作<sup>①</sup>。起初，“自治指导部”是设在旧辽宁省政府大院内，以后又迁到沈阳城内大西门里的同泽女子中学校。

“自治指导部”虽然利用于冲汉充当部长，但是实权却操纵在日本顾问中野琥逸<sup>②</sup>、中西敏宪<sup>③</sup>的手中。后来，李顿调查团也指出，“自治指导部”是由日本人组织的，部长虽是中国人的，而大部分职员是由日本人充当。其中操纵全权的，是关东军司令部，因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的政权，不能视为由纯真的、自发的独立运动而产生的。”<sup>④</sup>

关于“自治指导部”成立的主要目的及其活动情况，笠木良明<sup>⑤</sup>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作了以下的供认：“自治指导部……这个团体的主要目的，是给予指示与助力，使独立运动得到发展。这个团体的负责人为于冲汉，……但占全体人员的九成并居于最负责地位的，都是日本人。……当初，关于独立应采取的形式，并无

① 参考《片仓衷回忆的满洲国》，第94—95页。

② 中野琥逸是大雄峰会的成员。

③ 中西敏宪是满铁文书课长、满洲青年联盟成员。

④ 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上卷，第344—345页。

⑤ 笠木良明是法西斯组织“行地社”社员、满铁社员、大雄峰会骨干分子。这是他在远东国际法庭上的供词，他是“自治指导部”的骨干分子，参与秘密活动。“行地社”是大川周明于1925年成立的法西斯团体。

一定的计划。……这个团体所需的钱，是由关东军拨给。我们与关东军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的一切政策与活动，都必须得到关东军的承诺。”<sup>①</sup>他还供认说：“板垣征四郎大佐主持这个部，石原莞尔大佐担任策略，土肥原贤二大佐在沈阳主持特务机关。那一个中国人对我们的计划表示好意的情报，多半由土肥原大佐的机关供给。”一九三二年一月初，自治指导部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东北诸省面临着必须直接发动在满洲及蒙古建立新独立国家的国民运动。又恳请各省人民，颠覆张学良元帅，参加自治指导部，为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而协力建立新政府。”<sup>②</sup>这就说明，“自治指导部”是被关东军参谋部所操纵，不只是监督和指导各县行政，而且还为制造伪满洲国大造反动舆论。

所谓的“自治指导部”成立以后，于十一月十一日立即向被侵占的各县发布了一项所谓“部令”，命令各县务必要贯彻“自治指导部”的“组织条例”和“评议会章程”。在“组织条例”<sup>③</sup>第一条中，胡说什么“自治指导部根据善政主义，改善各县之县政”，确立所谓“完全的地方自治制”。<sup>④</sup>它的具体作法，是根据省“自治指导部”的组织分为总务、社会、调查、指导、监察等五个部，要求各县也要设立同样的机构。“自治指导部”还开办了一个“自治指导员训练所”（后改为“大同学院”），专门培养亲日汉奸，作为扶植各县傀儡政权的骨干。“组织条例”规定：要废除原来的县政府或“治安维持会”，由“自治指导部”在各县设立“县自治指导委员会”和“县自治执行委员会”，前者是作为县“自治”的指导监督机关，后者是作为县“自治”的执行机关。“自治指导部”

① 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裁判》上卷，日文版，第344—345页。

② 同上书，第344—346页。

③ 陈觉：《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第31—32页。

④ 同上书。

分派日人到各县就任“自治指导委员会”的委员长，负责监督改组以及指导各县施政的责任。事无巨细，凡是未经日本人委员长签字盖章，不但无效，而且违法。所以，日本人委员长操纵各县的实权，所谓“自治执行委员会”，只不过是傀儡机关而已，其头目多半由汉奸充当。另外，根据“评议会章程”规定，在“自治指导部”内设立一个“评议会”，来审议决定“自治指导部”应当执行的重要事项<sup>①</sup>。

总之，无论是省还是县，所谓“自治指导”机构，名为“自治”，实际是由日本侵略者来统治，而关东军又明确规定“县自治指导委员会以日本人为主体的”。<sup>②</sup>当时，“自治指导部”中的日本人有二百多名，多数是满铁社员、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的成员。“自治指导部”的各部部长和委员也都是由这些人充当。

#### “自治指导部”重要职员一览表<sup>③</sup>

|       |                                   |
|-------|-----------------------------------|
| 部 长   | 于冲汉（中）                            |
| 顾 问   | 中野琥逸（日）（关东军军部政治部主任）<br>中西敏宪（日）    |
| 总务部长  | 结诚清太郎（日）部员原口总八（日）                 |
| 社会部长  | 笠木良明（日）部员纪井一（日）                   |
| 调查部长  | 中西敏宪（日）部员户仓胜人（日）                  |
| 指导部长  | 牧野克己（日）部员川尻（日）                    |
| 监察部长  | 和田劲（日）部员远藤清一郎（日）                  |
| 自治训练所 | 于静远（前任是中野琥逸），（日）<br>伊东六十郎，口田康信（日） |

他们首先向“满铁”沿线的二十一个县派遣了指导员<sup>④</sup>。这

① 陈觉：《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第32页。

② 日本《现代史资料》第7卷，第237页。

③ 参考陈觉：《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第39页；《满洲国史》总论，第165页。

④ 参见岸信介主编：《啊！满洲》，第74—77页。

些人到各县不仅积极从事扶植地方傀儡政府的阴谋，并且在关东军指使下，组织地主汉奸的反动武装，镇压人民群众，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这些所谓的“指导员”，后来大部分摇身一变，成为各县的伪县公署的“参事官”（即后来的副县长），控制各县的一切大权。

日本侵略者不仅吹捧于冲汉的八条卖国主义“政见”，又拟制了“自治指导部”第一号布告，用于冲汉的名义发表，把它作为“自治指导部”的基本精神。布告满篇都是荒谬的言论，但却被美化为有“道义立国的精神”。

日本侵略者不但利用这个机构作为攫夺县一级政权的工具，同时也是制造伪满洲国的一个特设机构。凡是有关“满蒙独立运动”的宣传，以及各县所谓“促进”伪满洲国建立的电文，都是由这个机关盗用地方的“民意”，加以伪造，进行欺骗性的宣传，企图借东北“自治”的名义，蒙蔽世界公众耳目。

## 二、挟持溥仪

### 1 溥伟一度登场

日本侵略者先从省到县拼凑傀儡政权，然后又为制造傀儡政权搜罗班底。他们在决定把溥仪弄到东北之前，还有过赶走张学良改用张作相的设想。但是，他们认为张作相既是张学良的亲信，又被认为“昏庸无能，不孚众望，对统辖东北的整个局势，难以胜任”，因而放弃了改用张作相的主张。另外据传，日本侵略者还曾一度想要利用段祺瑞或张宗昌，组织北方傀儡政权，又一